

明朝
民俗
故事
系列

三教九流 故事



树枫

出版公司

44.79

SJ

C-1

明朝民俗故事系列

42本

三教九流故事

树 枫 编

国际文化出版

(京)新登字 17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明朝民俗故事系列/树枫编. —北京: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1996.12

ISBN 7-80105-533-0

I. 明… I. 刘… II. 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1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96)第25034号

明朝民俗故事系列—三教九流故事

树枫编

*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发行

北京安定门内大街40号

邮政编码:100009

发行部电话:4010840、4010837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大中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60印张 680千字

1997年3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

ISBN 7-80105-533-01K·68

全套十册 定价:79.00元

目 录

- 大姊魂游小姨续缘 (1)
- 夺风情村妇丧黄泉 (11)
- 翠浮庵少年孟浪记 (20)
- 尽道天师巫术有灵 (38)
- 金刚经遭劫完好归 (47)
- 女棋童两局定终身 (58)
- 井中道士笑谈因果 (80)
- 神偷剧盗劫富济贫 (90)
- 临安里钱婆留发迹 (111)
- 木绵庵郑虎臣报冤 (132)
- 明悟禅师追赶五戒 (150)
- 简帖僧巧骗皇甫妻 (159)
- 何道士因奸被破记 (166)

3
丁巳年
三行字
七
七
身

大姊魂游小姨续缘

元朝大德年间扬州有个富人，姓吴，曾做防御使之职，人都叫他吴防御。住居春风楼侧，生有二女，一个叫名兴娘，一个叫名庆娘，庆娘小兴娘两岁，多在襁褓之中。邻居有个崔使君，与防御往来甚厚。崔家有子，名曰兴哥，与兴娘同年所生，崔公即求聘兴娘为子妇，防御欣然相许，崔公以金凤钗一只为聘礼。定盟之后，崔公合家多到远方为官去了。一去一十五年，竟无消息回来。

此时兴娘已一十九岁，母亲见她年纪大了，对防御道：“崔家兴哥一去十五年，不通音耗，今兴娘年已长成，岂可执守前说，错过她青春？”防御道：“一言已定，千金不移，吾已许吾故人了，岂可因他无耗便欲食言？”那母亲终究是妇人家识见，见女儿年长无婚，眼中看不过意，日日与防御絮聒，要另寻人家。兴娘肚里，一心专盼崔生来到，再没有二三的意思。虽是亏得防御有正经，却看见母亲说起激聒，便暗地恨命自哭。又恐怕父亲被母亲缠不过，一时更变起来，心中长怀着忧虑，只愿崔家郎早来得一日也好。眼睛几望穿了，那里叫得崔家应？看看饭食减少，生出病来，沉眠枕席，半载而亡。父母与妹及合家人等，多哭得发昏章第十一。临入殓时，母亲手持崔家原聘这只金凤钗，抚尸哭道：“此是你夫家之物，今你已死，我留之何益？见了徒增悲伤，与你戴了去罢！”就替她插在鬓上，盖了棺。三日这后，抬去殡在郊外了。家里设个灵座，朝夕哭奠。

殡过两个月，崔生忽然来到，防御迎进问道：“郎君一向何处？尊父母平安否？”崔生告诉道：“家父做了宣德府理官，歿于任所，家母亦先亡了数年。小婿在彼守丧，今已服除，完了殡葬之事，不远千里，特到府上来完前约。”防御听罢，不觉掉下泪来道：“小女兴娘薄命，为思念郎君病，于两月前饮恨而终，已殡在郊外了。郎君便早到半年，或者还不到得死的地步了。今日来时，却无及了。”说罢又哭。崔生虽是不曾

认识兴娘，未免悲伤起来。防御道：“小女殡事虽行，灵位还在。郎君可到她席前看一看，也使她阴魂晓得你来了。”噙着眼泪，一手拽了崔生走进内房来。崔生抬头看时，但见：纸带飘摇，冥童绰约。飘摇纸带，上写着梵字金言；绰约冥童，对捧着银盆绣兑。一缕炉烟常袅，双台灯火微荧。影神图画个绝色的佳人；白木牌，写着新亡的长女。崔生看见了灵座，拜将下去。防御拍着桌子大声道：“兴娘吾儿，你的丈夫来了！你灵魂不远，知道也未？”说罢，放声大哭。合家见防御说得伤心，一齐号哭起来。直哭得一佛出世，二佛生天，连崔生也不知陪下了多少眼泪。哭罢，焚了些楮钱，就引崔生在灵位前拜见了妈妈。妈妈兀自哽哽咽咽的，还了个半礼。防御同崔生出到堂前来，对他道：“郎君父母既没，道途又远，今既来此，可便在吾家住宿。不要论到亲情，只是故人之子，即同吾子。勿以兴娘没故，自同外人。”即令人替崔生搬将行李来，收拾门侧一个小书房与他住下了，朝夕看待，十分亲热。

将及半月，正值清明节届，防御念兴娘新亡，合家到她家上堆钱祭扫。此时兴娘之妹庆娘已是十七岁，一同妈妈抬了轿，到姊姊坟上去，只留崔生一个在家中看守。大凡好人家女眷，出外稀少，到得时节头边，看见春光明媚，巴不得寻个事由来外边散心耍子。今日虽是到兴娘新坟上，心中怀着凄惨的，却是荒郊野外，桃红柳绿，正是女眷们游耍去处。盘桓了一日，直到天色昏黑方才到家。崔生步出外等候，望见女轿二乘来了，走在门左迎接，前轿先进，后轿至前。到生身边经过，只听得地下砖铿的一声，却是轿中掉一件物事出来。崔生待轿过了，急去拾起来看，乃是金凤钗一只。崔生知是闺中之物，急欲进去纳还，只见中门已闭。原来防御合家在坟上辛苦了一日，又各带了些酒意，进得门把门关了收拾睡觉。崔生也晓得这个意思，不好去叫得门，且待明日未迟。回到书房，把钗子放好在书箱中了，明烛独坐，思念婚事不成，只身孤苦，寄迹人门，虽然相待如子婿一般，终非久计，不知如何是个结果。闷上心来，叹了几声，上了床正要就

枕，忽听得有人扣门响。崔生问道：“是那个？”不见回言。崔生道是错听了，方要睡下去，又听得敲的毕毕剥剥。崔生高声又问，又不见声响了。崔生心疑，坐在床沿，正要穿鞋到门过静听，只听得又敲响了，却只不见则声。崔生妨耐不住，立起身来，幸得残灯未熄，重搽亮了拿在手中，开门出来看。灯却明亮，见得明白，乃是十七八岁一个美貌女子立在门外。看见门开，即便褰起帘，走将进来。崔生大惊，吓得倒退了两步。那女子笑容可掬，低声对生道：“郎君不认得妾耶？妾即兴娘之妹庆娘也。适才进门时，钗坠轿下，故此乘夜来寻，郎君曾拾得否？”崔生见说是小姨，恭恭敬敬答应道：“适才娘子乘轿在后，果然落钗在地。小生当时拾得，即欲奉还，见中门已闭，不敢惊动，留待明日。今娘子亲寻到此，即当持献。”就在书箱取出，放在桌上道：“娘子亲拿了去。”女子出纤手来取钗，插在头上了，笑嘻嘻的对崔生道：“早知是郎君拾得，妾亦不必乘夜寻了。如今已是更阑时候，妾身出来了不可复进。今夜当借郎君枕席，侍寝一宵。”崔生大惊道：“娘子说那里话！令尊令堂待小生如骨肉，小生怎敢胡行？有污娘子清德！娘子请回步，誓不敢从命的。”女子道：“如今合家睡熟，并无一个人知道的。何不趁此良宵，完成好事？你我悄悄往来，亲上加亲，有何不可？”崔生道：“欲人不知，莫若勿为！虽承娘子美情，万一后边有些风吹草动，被人发觉，不要说道无颜面见令尊，传将出去，小生如何做得人成？不是把一生行止多坏了？”女子道：“如此良宵，又兼夜深，我既寂寥，你亦冷落。难得这个机会，同在一个房中，也是一生缘分。且顾眼前好事，管什么发觉不发觉？况妾自能为郎君遮掩，不至败露，郎君休得疑虑，错过了佳期。”崔生见她言词媚娇，美艳非常，心里也禁不住动火，只是想着防御相待之厚，不敢造次，好象个小儿放纸炮，真个又爱又怕。却待依从，转了一念，又摇头道：“做不得！做不得！”只得向女子哀求道：“娘子，看令姊兴娘之面，保全小生行止罢！”那女子见她再三不肯，自觉羞惭，忽然变了颜色，勃然大怒道：“吾父

以子侄之礼待你，留置书房，你乃敢于深夜诱我到此，将欲何为？我声张起来，去告诉了父亲，当官告你，看你如何折辨？不到得轻易饶你！”声色俱厉。崔生见他反跌一着，放刁起来，心里好生惧怕。想道：“果是老大的利害！如今即见在我房中了，清浊难分，万一声张，被她一口咬定，从何分割？不若且依从了她，到还未见得即时败露，慢慢图个自全之策罢了。”正是羝羊触藩，进退两难。只得陪着笑，对女子道：“娘子休要声高！既承娘子美意，小生但凭娘子做主便了。”女子见他依从，回嗔作喜道：“原来郎君恁地胆小的！”

崔生闭上了门，两个解衣就寝。有《西江月》为证：

旅馆羁身孤客，深闺皓齿韶容。合欢裁就两情浓，好对娇鸾雏凤。认道良缘辐辏，谁知哑谜包笼？新人魂梦雨云中，还是故人情重。

两人云雨已毕，真是千恩万爱，欢乐不可名状。将到天明，就起身来，辞了崔生，闪将进去，崔生虽然得了些甜头，心中尚是怀着个鬼胎，战战兢兢的只怕有人晓得。幸得女子来踪去迹，甚是秘密，又且身子轻捷，朝隐而入，暮隐而出。只在门侧书房私自往来快乐，并无一个人知觉。

将及一月有余，忽然一晚对崔生道：“妾处深闺，郎处外馆。今日之事，幸而无人知觉。诚恐好事多磨，佳期易阻。一旦声迹彰露，亲庭罪责，将妾拘系于内，郎赶逐于外，在妾便自甘心，却累了郎之清德，妾罪大矣，须与郎从长商议一个计策便好。”崔生道：“前日所以不敢轻从娘子，专为此也。不然，人非草木，小生岂是无情之物？而今事已到此，还是怎的好？”女子道：“依妾愚见，莫若趁着人未及知觉，先自双双逃去，在他乡外县居住了，深自敛藏，方可优游偕老，不致分离。你心下如何？”崔生道：“此言固然有理，但我目下零丁孤苦，素少亲知，虽要逃亡，还是向那边去好？”想了又想，猛然省起来道：“曾记得父亲在日，常说有个旧仆金荣，乃是信义的人。见居镇江吕城，以耕种为业，家道从容。今我与你两个前去投他，他有旧主情分，必不拒我。况且一条水路直到

他家，极是容易。”女子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事不宜迟，今夜就去罢。”

商量已定，起个五更，收拾停当了。那个书房即在门侧，开了甚便。出了门，就是水口。崔生走到船帮里，叫了一只小划子船，到门首下了女子，随即开船，径到瓜洲。打发了船，又在瓜洲另讨了一个长路船，渡了江，进了润洲，奔丹阳，又四十里，到了吕城。泊住了船，上岸访问一个村人道：“此间有个金荣否？”村人道：“金荣是此间保正，家道殷富，且是做人忠厚，谁人认得？你问他则甚？”崔生道：“他与我有些亲，特来相方。有烦指引则个。”村人把手一指道：“你看那边有个大酒坊，间壁大门就是他家。”崔生问着了，心下喜欢，到船中安慰了女子，先自走到这家门首，一直走进去。

金保正听得人声，在里面踱将出来道：“是何人下顾？”崔生上前施礼。保正问道：“秀才官人何来？”崔生道：“小生是扬州崔公之子。”保正见说了扬州崔公四字，便吃了一惊道：“是何官位？”崔生道：“是宣得府理官，今已亡故了。”保正道：“是官人的何人？”崔生道：“正是我父亲。”保正道：“这等是衙内了。请问当时乳名可记得么？”崔生道：“乳名叫做兴哥。”保正道：“说起来，是我家小主人也。”推崔生坐了，纳头便拜。问道：“老主人几时归天的？”崔生道：“今已三年了。”保正就走去掇张椅桌，做个灵位，写一神方牌放在桌上，磕头而哭。哭罢，问道：“小主人，今日何故至此？”崔生道：“我父亲在日，曾聘定吴防御家小娘子兴娘……”保正不等说完，就接口道：“正是这事，老仆晓得的。而今想已完亲事了么？”崔生道：“不想吴家兴娘为盼望吾家音信不至，得了病症，我到得吴家，死已两月。吴防御不忘前盟，款留在家。喜得他家小姨庆娘为亲情顾盼，私下成了夫妇，恐怕发觉，要个安身之所。我没处投奔，想着父亲在时，曾说你是忠义之人，住在吕城，故此带了庆娘一同来此。你既不忘旧主，一力周全则个。”金保正听说罢，道：“这个何难！老仆自当与小主人分忧。”便进去唤嬷嬷出来，拜见小主人。又叫她带了

丫头到船边，接了小主人娘子起来，老夫妻两个亲自洒扫正堂，铺叠床帐，一如待主翁之礼。衣食之类，供给周备，两个安心住下。

将及一年，女子对崔生道：“我和你住在此处，虽然安稳，却是父母生身之恩，竟与他永绝了，毕竟不是个收场，心里也觉过不去。”崔生道：“事已如此，说不得了。难道还好去相见得？”女子道：“起初一时间做的事，万一败露，父母必然见责。你我离合，尚未可知。思量永久完聚，除了一逃，再无别着。今光阴似箭，已及一年。我想爱子之心，人皆有之。父母那时不见了我，必然舍不得的。今日若同你回去，父母重得相见，自觉喜欢，前事必不记恨，这也是料得出的。何不拚个老脸，双双去见他一面，有何妨碍？”崔生道：“丈夫以四方为事，只是这样潜藏在此，原非长算。今娘子主见如此，小生拚得受岳父些罪责，为了娘子，也是甘心的。既然做了一年夫妻，你家素有门望，料没有把你我重拆散了再嫁别办之理。况有令姊旧盟未完，重续前好，正是应得，只须陪些小心往见，原自不妨。”

两个计议已定，就央金荣讨了一只船，作别了金荣，一路行去。渡了江，进瓜洲，前到扬州地方。看看将近防御家，女子对崔生道：“且把船歇在此处，未要竟到门口，我还有话和你计较。”崔生叫船家住好了船，问女子道：“有什么说话？”女子道：“你我逃窜一年，今日突然双双往见，幸得容恕，千好万好了。万一怒发，不好收场。不如你先去见见，看着喜怒说个明白。大约没有变卦了，然后等他来接我上去，岂不婉转些？我也觉得有颜采。我只在此等你消息就是。”崔生道：“娘子见得不差。我先去见便了。”跳上了岸，正待举步。女子又把手招他转来道：“还有一说，女子随人私奔，原非美事。万一家中忌讳，故意不认帐起来的事也是有的，须要防他。”伸手去头上拔那只金凤钗来，与他带去道：“倘若言语支吾，将此钗与他们一看，便推故不得了。”崔生道：“娘子恁地精细！”接将钗来，代在袖里了，望着防御家里来。

到得堂中，传进去，防御听知崔生来了，大喜出见。不等崔生开口，一路说出来道：“向日看待不周，致郎君住不安稳，老夫有罪，幸看先君之面，勿责老夫！”崔生拜伏在地，不敢仰视，又不好直说，口里只称：“小婿罪该万死！”叩头不止。防御倒惊骇起来道：“郎君有何罪过？口出此言，快快说个明白，免老夫心里疑惑。”崔生道：“是必要岳父高抬贵手，恕着小婿，小婿才敢出口。”防御说道：“有话但说，通家子侄，有何嫌疑。”崔生见他光景是喜欢的，方才说道：“小婿蒙令爱庆娘不弃，一时间结了私盟，房帷事密，儿女情多，负不义之名，犯私通之律。诚恐得罪非小，不得已夤夜奔逃，潜匿村墟。经今一载，音容久阻，快书信难传。虽然夫妇情深，敢忘父母恩重？今日谨同令爱到此拜访，伏望察其深情，饶恕罪责，恩赐谐老之欢，永遂于飞之愿！岳父不失为溺爱，小婿得完美室家，实出万幸，只求岳父怜悯则个。”防御听罢大惊道：“郎君说的是什么话？小女庆娘卧床，经今一载。茶饭不进，转动要人扶靠，从不下床一步。方才的话，在那里说起的？莫不见鬼了？”崔生见他说话，心里暗道：“庆娘真是有见识！果然怕玷辱门户，只推说病在床上，遮掩着外人了。”便对防御道：“小婿岂敢说谎？今日庆娘现在船中，岳父叫个人去接了起来，便见明白。”防御只是冷笑不信，却对一个家僮说：“你可走到崔家郎船上去看看，与他同来的是什么人，却认做我家庆娘子？岂有此理！”

家僮走到船边，向船内一望，舱中悄然不见一人。问着船家，船家下正低着头艄上吃饭。家僮道：“你舱里的人，那里去了？”船家道：“有个秀才官人上岸去了，留个小娘子在舱中，适才看见，也上去了。”家僮走来回复家主道：“船中不见有什么人，问船家说有个小娘子上岸了，却是不见。”防御见无影响，不觉怒形于色道：“郎君少年，当诚实些，何乃造次妖妄，诬玷人家闺女，是何道理？”崔生见他发出话来，也着了急，急忙袖中摸出这只金凤钗来，进上防御道：“此即令爱庆娘之物，可以表信，岂是脱空说的？”防御接来看了，

大惊道：“此乃吾亡女兴娘殡殓时戴在头上的，钗已殉葬多时了，如何得在你手里？奇怪！奇怪！”崔生却把去年坟上女轿归来轿下拾得此钗，后来庆娘因寻钗夜出遂成其夫妇，恐怕事败，同逃至旧仆金荣处住了一年，方才又同来的说话，备细述了一遍。防御惊得呆了，道：“庆娘见在房中卧病，郎君不信可以去看得听。如何说得如此有枝有叶？又且这钗如何出世？真是蹊跷的事。”执了崔生的手，要引他房中去看病人，证辨真假。

却说庆娘果然一向病在床上，下地不得。那日外厢正在疑惑之际，庆娘托地在床中走将起来，竟望堂前奔出。家人看见奇怪，同防御的嬷嬷一哄的多随了出来，嚷道：“一向动不得的，如今忽地走将起来。”只见庆娘到得堂前，看见防御便拜。防御见是庆娘，一发吃惊道：“你几时走起来的？”崔生心里还暗道是船里走进去的，且听她说什么？只是庆娘道：“儿乃兴娘也，早离父母远殡荒郊。然与崔郎缘分未断，今日来此，别无他意。特为崔郎方便，要把爱妹庆娘续其婚姻。如肯从儿之言，妹子病体，当即痊愈。若有不肯，儿去，妹也死了。”合家听说，个个惊骇，看她身体面庞，是庆娘的，声音举止却是兴娘，都晓得是亡魂归来附体说话了。防御正色责他道：“你既已死了，如何又在人世，妄作胡为，乱惑生人？”庆娘又说着兴娘的话道：“儿死去见冥司，冥司道儿无罪，不行拘禁，得属后土夫人帐下，掌传笺奏。儿以世缘未尽，特向夫人给假一年，来与崔郎了此一段姻缘。妹子向来的病，也是儿假借她精魄，与崔郎相处来。今限满当去，岂可使崔郎自此孤单，与我家遂同路人？所以特来拜求父母，是必把妹子许了他，续上前姻，儿在九泉之下，也放得心下了。”防御夫妻见她言词哀切，便许她道：“吾儿放心！只依你主张了。把庆娘嫁他便了。”兴娘见父母许了，便喜动颜色，拜谢防御道：“多感父母肯听儿言，儿安心去了。”走到崔生面前，执了崔生的手，哽哽咽咽哭起来道：“我与你恩爱一年，自此别了。庆娘亲事，父母已许我了，你好作娇客，与新人欢好时

节，不要竟忘了我旧人！”言毕大哭。崔生见说了来踪去迹，方知一向与他同住，乃是兴娘之魂。今日听罢叮咛之语，虽然悲切，明知是小姨身体，又在众人面前，不好十分亲近得。只见兴娘的魂语分咐已罢，大哭数声，庆娘身体蓦然到了。众人惊惶，前来看时，口中已无气了。摸他心头，却温温的，急把生姜汤灌下，将不是一个时辰，方醒转来，病体已好，行动如常。问她前事，一毫也不晓得。人丛之中，举目一看，看见崔生站在里头，急急遮了脸，望中门奔了进去。崔生如梦初觉，惊疑了半日始定。

防御就拣个黄道吉日，将庆娘与崔生合了婚。花烛之夜，崔生见过庆娘惯的，且是熟分，庆娘却不十分认得崔生的，老大羞惭。真个是：一个闺中弱质，与新郎未经半晌交谈；一个旅邸故人，共娇面曾做一年相识。一个只觉耳畔声间稍异，面目无差；一个但见眼前光景皆新，心胆尚怯。一个还认蝴蝶梦中寻帮友，一个正在海棠枝上试摩擦红，却说崔生与庆娘定道：“你令姊借你的身体，陪伴了我一年，如何你身子还是好好的？”庆娘怫然不悦道：“你自撞见了姊姊鬼魂，做作出来的，干我甚事，说到我身上来。”崔生道：“若非令姊多情，今日如何能够与你成新？此恩不可忘了。”庆娘道：“这个也说得是，万一她不明不白，不来周全此事，借我的名头，出了我借多时丑，我如何做得人成？只你心里到底照旧认是我随你逃走了的岂不羞死人！今幸得她有灵，完成你我的事，也是她十分情分了。”

次日，崔生感兴娘之情不已，思量荐度她，却是身边无物，只得就将金凤钗到市货卖，卖得钞二十锭，尽买香烛楮锭，齎到琼花观中命道士建醮三昼夜，以报恩德。醮事已毕，崔生梦中见一个女子来到，崔生却不认得。女子道：“妾乃兴娘也，前日是假妹子之形，故郎君不曾相识。却是妾一点灵性，与郎君相处一年了。今日郎君与妹子成亲过了，妾所以才把真面目与郎相见。”遂拜谢道：“蒙郎荐拔，尚有余情。虽隔幽明，实深感佩。小妹庆娘，禀性柔和，郎好看觑他，妾从

此别矣。”崔生不觉惊哭而醒。庆娘枕边见崔生哭醒来，问其缘故。崔生把兴娘梦中说话，一一对庆娘说。庆娘问道：“你见她如何模样？”崔生把梦中所见容貌，备细说来。庆娘道：“真是我姊也！”不觉也哭将焉。庆娘再把一年中相处事情，细细问崔生。崔生逐件和庆娘备说始末根由。果然与兴娘生前情性。光景无二。两人感叹奇异，亲上加亲，越发过得和睦了。自此兴娘别无影响。要知只是一个情字为重，不忘崔生，做出许多事体来，心愿既完，便自罢了。

此后崔生与庆娘年年到她坟上拜扫，后来崔生出仕，讨了前妻封诰遗命，三人合葬。

夺风情村妇丧黄泉

话说临安有一个举人姓郑，就在本处庆福寺读书。寺中有个西北房，叫做净云房。寺僧广明，做人俊爽风流，好与官员士子每往来。亦且衣钵充实，家道从容，所以士人每喜与他交游。那郑举人在他寺中最久，与他甚是说得着，情意最密。凡是精致禅室，曲折幽居，广明尽引他游到。只有极深奥的所在一间小房，广明手自锁闭出入，等闲也不开进去，终日关着的，也不曾有第二个人走得进，虽是郑举人如此相知，无有不到的所在，也不领他进去。郑举人也只道是僧家藏叠资财的去处，大家凑趣，不去窥觑他。一日殿上撞得钟响，不知是什么大官府来到，广明正在这小房中，慌忙趋出山门外迎接去了。郑生独自闲步，偶然到此房前，只见门开在那里。郑生道：“这房从来锁着，不曾看见里面。今日为何却不锁？”一步步进房中来，却是地板铺的房，四下一看，不过是摆设得精致，加紧无甚奇怪珍秘，与人看不得的东西。郑生心下道：“这些出家人毕竟心性古撒，此房有何秘密，直得转手关门？”带眼看去，那小床帐钩上吊着一紫檀的小木钱，连槌系着，且是精臻滑泽。郑生好戏子除下来，手里捏了看看，有要没紧的，把小槌敲他两下。忽听得床后地板“铛”的一声铜铃响，一扇小地板推起，一个少年美貌妇人钻头出来。见了郑生，吃了一惊，缩了下去。郑生也吃了一惊，仔细看去，却是认得的中表亲戚某氏。原来那个地板，做得巧，合缝处推开来，就当是扇门，关上了，原是地板。里头是个地窖，别开窗牖，有暗弄地道，到灶下通饮食，就是神仙也不知道。郑生看见道：“怪道贼秃关门得紧，原来有此缘故，我却不该识破了他，未必无祸。”心下慌张，急挂木钱在原处了，疾忙走出来，劈面与广明撞着。广明见房门失锁，已自心惊；又见郑生有些仓惶气质，面上颜色红紫，再眼瞟去，小木鱼还在帐钩上摇动未定，晓得事体露了。问郑生道：“适才何所见？”郑生道：“不见什么。”广明道：“便就房里坐坐何

妨！”挽着郑生手进房，就把门闩了，床头掣出一把刀来道：“小僧虽与足下相厚，今日之事，势不两立。不可使吾事败，死在别人手里。只是足下自己悔气到了，错进此房，急急自裁，休得怨我！”郑生哭道：“我不幸自落火坑，晓得你们不肯舍我，我也逃不得死了。只是容我吃一大醉，你断我头去，庶几醉后无知，不觉痛苦。我与你往来时，也须怜我。”广明反锁郑生在里头了。带了刀走去厨下，取了一大锡壶酒来，就把大碗来灌郑生。郑生道：“寡酒难吃，须赐我盐菜少许。”广明又依他到厨下去取菜了。

郑生寻思走脱无路，要寻一件物事暗算他，房中多是轻巧物件，并无砖石棍棒之类。见酒壶，便心生一计，扯下一幅衫子，急把壶口塞得紧紧的，连酒连壶，约有五六斤重了。一手提着，站在门背后。只见广明搪门进来，郑生估着光头，把这壶尽着力一下打去。广明打得头错眼暗，急伸手摸头时，郑生又是两下，打着脑袋，扑的晕倒。郑生索性把酒壶在广明头上似砧杵捶衣一般，连打数十下，脑浆进出而死，眼见得不活了。

郑生反锁僧尸在房内，走将出来，外边未有人知觉。忙到县官处说了县官差了公人，又添差兵快，急到寺中，把这本房围住。打进房中，见一个僧人脑破血流，死于地下，搜不出妇女来。只见郑生嘻嘻笑道：“我有一法，包得就见。”伸手去帐钩上取了木鱼敲得两下，果然一声铃响，地板顶将起来，一个妇女钻出。公人看见，发一声喊，抢住地板，那妇人缩进栅栏，一面开窗，对着石壁天井，乃是人迹不到之所。有五六个妇人在内，一个个领了出来，识破其来历，多是乡村人家拐将来的。郑生的中表，乃是烧香求子被他灌醉了轿夫，溜了进去的。家里告了状，两个轿夫还在狱中。这个广明既有世情，又无踪迹，所以累他不着，谁知正在他处！县官把这一房僧众尽行屠戮了。

看官，你道这些僧家受用了十方施主的东西，不忧吃，不忧穿，收拾了干净房室，精臻被窝，眠在床里没事得做，只

想得是这件事体，虽然有个把行童解馋，俗语道：“吃杀馒头当不得饭”，亦且这些妇女们，偏要在寺里来烧香拜佛，时常在他们眼前，晃来晃去。看见了美貌的，叫他静夜里怎么不想？所以千方百计弄出那好淫事体来。只这般好淫，已是罪不容施舍了。况且不毒不秃，不秃不毒，转毒转秃，转秃转毒，为那色事上专要性命相搏杀人放火的。就是小子方才说这临安僧人，既与郑举人是相厚的。就被他看见了破绽，只消求告他，买嘱他，要他不泄漏罢了，何致就动了杀心，反丧了自己？这须是天理难容处，要见这些和尚狠得没道理的。而今再讲一个狠得咤异的，来与看官们听着。有诗为证：奸杀本相寻，其中妒更深。若非男色败，何以警邪淫？

话说四川成都府汶川县有一个庄农人家，姓井名庆，有妻杜氏，生得有些姿色，颇慕风情，嫌着丈夫粗蠢，不甚相投，每日寻是寻非的激聒。一日，也为有两句口面，走到娘家去，住了十来日。大家厮劝，气平了，仍旧转回夫家来。两家隔不上三里多路，杜氏长独自个来去惯了的。也是合当有事，正行之间，遇着大雨下来，身边并无雨具，又在荒野之中，没法躲避。远远听得铃声响，从小径里望去，有所寺院在那里。杜氏只得冒着雨，迂道走去避着，要等雨往再走。

那个寺院叫做太平禅寺，是个荒僻去处。寺中共有十来个僧人，门道一房，师徒三众。那一个老的，叫做大觉，是他掌家。一个后生的徒弟，叫做智圆，生得眉清目秀，风情可喜，是那老和尚心头的肉。又有一个小沙弥，叫做慧观，只有十一二岁。这个大觉年纪已有四十七八岁，却是极淫毒的心性，不异少年，夜夜搂着这智圆做一床睡了。两个说着妇人家滋味，好生动兴，就弄那活儿消遣一番，淫褻不可名状。是日师徒正在门首闲站，忽见个美貌妇人，走进来避雨。正是老鼠走到猫口边，怎不动火？老和尚看见了，丢眼色对智圆道：“观音菩萨进门了，好生迎接着。”智圆头颠尾颠，走上前来问杜氏道：“小娘子，敢是避雨的么？”杜氏道：“正是。路上逢雨，借这里避避则个。”智圆嘻着脸笑道：“这雨还有好一